

滑稽詩文集

楊 汝 泉 編

一九三九年九月出版

大公報社印

王夢書

林可山，宋理宗召為學士，不受，以口一絕云：小臣野性樂煙霞，住在湖山第一家。但願聖朝時節好，不離祖業種梅花。自謂和靖七世孫也。時人嘲之以詩云：知靖當年

山熊卷中

不要妻，只留一鶴一童兒。可山認作孤山種，正是灰皮搭李皮。俗謂冒認親族者為灰皮搭李樹。

吳人多謂梅子為曹公，以其嘗望梅止渴也。又謂蔡文

夢溪筆談卷一十三

五

右軍有一士人，遠人臨梅，與婦共書云：臨溪種梅，一畝湯姆右軍兩隻腳備。

武川山石榴

小樹山榴世所稀，半含芳萼帶花飛。不知馬走石移，到處庭前不聞聞。

讀王夢書詩章，臨溪種梅，願學二仙共學，一吟大苦。

滑稽詩文集

每 冊 八 角

外埠不加郵費

天津大公報館發行

楊 汝 泉 編

滑稽詩文集

自序

吾幼年迫於孤貧，入私塾三年，即輟學奔走四方。以生來蠢躁，動輒顛迷，多所獲咎，凡九易業而一無所成，爲鄉里所不齒。其力旣不足以自食，人又嫌其往跡而不用，徬徨岐途，莫知所從，而貧困加甚。壯年略足自給，知識若大放光明，以爲欲爲世用，非讀書不爲功，然其知見者，惟小說耳。及讀聯齋誌異，至小註所引，乃知行世之書，不僅濟公傳，三俠五義之類而已也。因即節衣縮食，所餘盡購書讀之，已自以爲貧兒暴富矣。嗣流離至鉅野，乃知有所謂圖書館，欣然以爲使，遽入視之，庋裝琳琅，目不暇給；並得見莊子、老子、可謂大開眼界。向聞人云：「莊子一書，汗牛馬」，吾聞之而驚，自忖何日積得如許錢購莊子讀之。吾在私塾所讀，不過論孟而止，或云「詩三百」，吾以爲三字經、百家姓、況莊子、老子乎！至是吾已得見許多聞所未聞之書，益刻

苦自礪，然苦無師友之助，輒獮祭以求其解。至三十三歲，始自習爲文，又苦不通體例，則列體類相同文字互爲探究，以索其隱。偶有所得，即色然而喜，試投於報館，以披露與否以驗其所作得體否也。至其記誦，則以鈔錄爲法，凡其所喜者，無不鈔之。歲時既久，碎簡零牋，充滿於枕席之間，以檢閱困難，遂分類剪存，以當時受讀報影響，其中以滑稽一類者爲多，又分爲故事，詩文等兩類。自服務於大公報社，遂於八小時工作之暇，重整舊鈔，分爲滑稽故事類編，滑稽詩文集兩種，以備印行。詩文集以詩話爲主而綴以聯話，及傳記、書啓、判詞、賦、七、檄、疏、冊、彈文、……等滑稽文字。其在鈔錄之時，惟知記其事以佐談，初無他意，故盡漏注書名，茲乃儘其記憶清晰者查補之；新增各條，則悉注明出處，以便讀者。吾以學無根抵，膚淺陋劣、殆無庸偉飾。因述其求學困難情形，與編纂顛末，用期讀者諒而教之。

滑稽故事類篇出版後，承大公報文學副刊鑒加推許，頗引起社會之注意。未幾二十期國聞周報「凌霄一士隨筆」中亦有所引論，許爲「佳構」，惟以未「能逐條均注明見於某朝某人某書」爲遺憾。吾亦以此爲讀者所不便，以僉証料難，無可如何耳。「凌霄

「一士隨筆」引老頭子兩條，証爲康熙時何焯事，並謂「此事是否確有，抑好事者附會之詞，尙難置斷，而此一傳說，要當在昀之前，與昀無涉耳。焯雖亦有名學者，而名譽之家喻戶曉，視昀自遠不逮，其爲所掩，亦無怪也」。此類例証不獨近古有之，即漢時已多此類附會之傳說，如前漢書東方朔列傳贊曰：「朔之談諧逢占射覆，其事浮淺，行於衆庶，童兒牧豎，莫不眩耀。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，附著之朔」，可與「凌霄一士隨筆」互相印証。如「杯弓蛇影」一事，膾炙人口，晉書以爲樂廣與其親客事，以史爲証，似可置信，然漢應劭風俗通義所載，則屬應放與杜宣事，放爲劭之祖父，是劭之所記，當非附會者。諸如此類，事例至夥。凌霄一士隨筆爲考証清代掌故專書，廣徵博引，深入肯綮。本編及滑稽故事雖爲消遣之品，因陋就簡付印，甚望凌霄一士二先生及一般識者不吝賜教也。

二二，八，二一，靜海楊汝泉時中

詩 話 目 錄

自序·····	一——三
第一編·····	一——一二
第二編·····	一二——二六
第三編·····	二六——四一
第四編·····	四一——四九
第五編·····	四九——五七
第六編·····	五七——六七
第七編·····	六七——七〇
第八編·····	七一——七六
第九編·····	七七——九二
等十編·····	九三——一二三
第十一編·····	一二三——一三七
第十二編·····	一三七——一六二
第十三編·····	一六二——一七三
第十四編·····	一七三——一八四
第十五編·····	一八四——一八六

聯話目錄

一.....	一八七——二〇〇
二.....	二〇〇——二二五
三.....	二二五——二三三

滑稽詩話

第一編

蜀中一耆儒，題張果老倒騎驢圖詩云：『世間多少人，誰似這老漢，不是倒騎驢，凡事回頭看。』

漢陽葉名琛。以大學士出爲兩廣總督。咸豐丁巳，英兵入粵，擄葉以去。粵中人士製樂府三章以刺之。其一云：『葉中堂，告官吏，十五日，必無事；點兵調勇無庸議，十三敵砲來攻城，十四城破無砲聲，十五無事靈不靈，識詩耶？乩筆耶？占卦耶？擇日耶？』其二曰：『敵砲打城破，中堂書院坐，忽然雙淚垂，廣東人誤我；廣東人船敵砲誤誠有之，中堂此語無可疑，請問廣東之人千百萬，貽誤中堂是阿誰。』其三云：『敵環珠江，鄉紳翰林謁中堂，中堂口不道時事，但講算學聲琅琅；四元玉鑑精妙極，今時文士幾人識，中堂本有學問人，不作學政真可惜！』

嘉靖中邊警甚急，朱某方進長生藥，以希進用。或題詩驛壁云：『武將冒封文職死，都門牢閉九邊開；滿天驛路紅塵起，又報朱郎進藥來。』

慶陽迤北，水皆鹹苦不能飲。土人每遇雨時，則貯之土窖，以足歲用。環縣有二教官，相約有雪則均分之。一日，西齋者偶侵多，東齋不平，二教官遂鬩於堂。諸生聞之。有嘲以詩者云：『邊城瑞雪滿瑤空，或在西階或在東；兩個教官爭不了，如何諸子坐春風。』——客窗隨筆——

常熟賈宗錫巡按江西，羣豪屏跡，後少懈。學士張元禎以詩投之曰：『禹門三級浪滔天，處處漁翁罷釣船；昨日隣家邀我飲，盤中依舊有魚鮮。』賈謝教。竟窮惡黨。

順治庚寅，辛卯間秦公世禎巡按江南，多所除剔，有鐵面之稱。繼之者李成紀，安靜無爲，惟日飲醇而已。人目之曰糟團。有改崔護人面桃花句粘於牆云：『去年今日此門中，鐵面糟團兩不同；鐵面不知何處去，糟團日日醉春風。』——清褚稼軒堅瓠集——

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，龍麟洲見之，令賦詩。麟洲朗吟曰：『老大娥眉別所天，忍將離怨寫哀絃；夜深正好看秋月，却抱琵琶過別船。』文煥見之大怒。蓋譏其負宋而降

元也。——堅瓠集——

銓部嘉靖末創立掣籤之法，則改爲籤部可矣。伍蓉菴林居漫錄載一詩云：『冢卿無計定官衡；枯竹拈來却有靈；若使要津關節到，依然好缺作人情。』

賈似道令人販鹽百艘，至臨安，太學生有詩云：『昨夜江頭湧碧波，滿船都載相公齏，雖然要作調羹用，未必調羹用許多。』賈聞之，遂以士人付獄。——堅瓠集——

成化中程信參贊南都，左璫安寧時爲守備，燕程設席，中爲已坐，而以程位其下。信戲爲一絕云：『主人首席客居傍，此理分明大不祥，若使周公來守備，定應屋上放交床。』安見詩遂分賓主。——清褚家軒堅瓠集——

李西涯（東陽）柄政，無救世亂。陸滄浪以詩譏之曰：『文章聲價斗山齊，伴食中書日又西，回首湘江春未綠，鷓鴣啼罷子規啼。』蓋鷓鴣聲道『行不得也哥哥』；子規聲道『不如歸去』；湘江者，西涯故鄉也。西涯卒不能捨，輕薄者畫一醜惡老嫗騎牛吹笛，題曰：『李西涯相業。』或以告西涯，西涯自題一絕云：『楊妃血濺馬嵬坡，出塞昭君怨恨多，爭似阿婆牛背穩，笛中吹出太平歌。』

至正乙酉遣廷臣爲諸道黜陟使：察官吏，賑貧乏，褒善良，禮高年。奉遣者惟以歛取民財爲事，民大失所望，作詩曰：『九重丹詔頒恩至；萬兩黃金奉使回。』又『官吏黑漆皮燈籠；奉使來時添一層。』——農田餘話——

正德中，有無賴子好作十七字詩，觸目成咏。時天旱，太守祈雨未應，作詩嘲之曰：『太守出禱雨，萬民皆喜悅；昨夜推窗看，見月。』守知，令人捕至，見一大脚使女立堂上聽審。即朗吟曰：『丫嬛站大堂，金蓮三寸長；爲何這樣小，橫量。』守怒曰：『汝果善作十七字詩耶？試再吟之，佳則釋爾。』即以別號西坡爲題。其人應聲曰：『古人號東坡，今人號西坡；若將兩人較，差多』太守大怒，責之十八。其人又吟曰：『作詩十七字，被責一十八；若上萬言書，打殺。』太守坐以誹謗律；發配鄖陽。其母舅送之，相持而泣，泣止曰：『吾又有詩矣：』『發配在鄖陽，見舅如見娘；甥舅齊下淚，三行。』蓋舅乃眇一目者也。

昔都門廣和居酒樓有無名氏題壁一詩，咏江春霖奏參慶邸父子云：『公然滿漢一家八，乾女乾兒色色新；也當朱陳通嫁娶，本來雲貴是鄉親，鶯聲嚶嚶呼爺日，豚子依依

念母辰；一種風情誰識得，問君何苦問前因。』又無名氏和作一首云：『一堂兩世作乾爺，喜氣重重出一家；照例自然稱格格，（王府女公子稱格格滿洲語也）請安應不喚爸爸。歧王宅裏開新樣，江令歸來有舊衙；兒自弄璋翁弄瓦，寄生草對寄生花。』某酒樓又有題壁詩四絕，題曰誤人詩：『翠鈿寶鏡訂三生，貝闕珠宮大有情；色不誤人人自誤，真成難弟與難兄。竹林清韻久沈寥，又過衡門賦廣騷；轉緣回黃成底事，誤人畢竟是錢刀。（自注吳音不辨王黃王竹林係天津巨商黃係軍裝買辦）紅巾舊事說洪楊，慘戮中原亦可傷；一樣誤人家國事，血腥新化口脂香。嬌痴兒女豪華客，佳話千秋大可傳；吹皺一池春水綠，誤人多少好因緣。』詩意迷離，所指蓋即段芝貴獻女伶楊翠喜，暨載攬納名妓紅寶寶事。二詩當時閨傳都門，幾於萬口同聲，尤以『兒自弄璋翁弄瓦』一句最佳。或爲之對曰『兄會偃翠弟偃紅。』

張文襄督鄂時，舉行孝欽皇太后萬壽；各衙署懸燈結彩，鋪張揚厲，費資鉅萬。邀請各國領事大開筵宴；並招致軍界學界奏西樂，唱新編愛國歌。時有在座陪宴者，謂學堂監督梁曰：『滿街都是唱愛國歌，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。』梁曰：『君胡不試編之？』

『曰：『君願聞之否？』曰：『願聞。』曰：『天子萬年，百姓化錢；萬壽無疆，百姓遭殃。』座客譁然。』

紹興初，范覺民爲相，悉革崇寧以來創立濫賞官職。自後應補選官，每事各爲一項；建議討論，並取朝廷指揮，雖公論當然，而失職者謗議蠶起，有改東坡行香子詞云：『清要無因，舉選艱辛，繫書錢須足十分，浮名浮利，虛苦勞神。歎旅中愁，心中悶，部中身。雖抱文章苦苦推尋，更休說誰假誰真。不如歸去作個齊民，免一回來，一回討，一回論。』大書粘於院前牆上，邏者得之以聞，時劉豫方據河南，朝論慮搖人心，急罷討論之舉，覺民爲臺諫所攻，竟去相位云。

張映沙先生若瀛，於熱河西郭外創一園；名逸園，欲速成，燃燭施工，樓，台，牆，屋草草而已。有言其不堅者。答曰：『我之年幾許矣，此是娛我，遑聞我後也？』園額跋云：『平地起樓台，樓台起平地，平地兮樓臺，樓臺兮平地。』

茅季偉詩云：『欺誑得錢君莫羨，得了却是輸他便；來往報答甚分明，只是換頭不識面。多置田莊廣修宅，四鄰買盡猶嫌窄，雕牆峻宇無歇時，幾日能爲宅中客。造作田

莊榮未已，堂上哭聲身已死，哭人盡是分錢人，口哭元來心裏喜。」

黃巖有顯者奪民山，民訟之，時高材爲令，批其牘曰：『一片青山一片金，百年人有萬年心，鴻溝未必常爲限，倏忽浮雲變古今。踏遍青山山轉峩，問山不語奈山何，若無山下纍纍塚，料得爭山人更多。』——韻語晨鐘——

蜀楊尙書玠，致仕歸長安，舊居爲人侵占，子弟欲白於官；以白玠。玠批紙尾云：『四隣侵我我從伊，畢竟須思未有時；試上含元殿基望，秋風秋草正離離。』

舒國裳芬在翰林日，其子數寄書云：『隣人歲占牆址不休。』芬覽書題其尾云：『紙紙索書只說牆，讓渠徑寸有何妨，秦皇枉作千年計，今見城牆不見王。』鄰人聞而感其盛德；自毀其牆，任其築取。已而兩相讓，各得其平，相安如舊。——韻語晨鐘——

富陽俞克明，旣宦，而隣家有田與他陸相連。每歲令人侵其畔，鄉民苦之。族人俞古章賦詩一絕云：『一年一寸苦相侵，一尺元來十度春；若使百年侵一丈，世間那有萬年人。』——坐客新聞——

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，每月朔，望，三，八日即開伎巧百工列肆，罔有不集，四方

珍異之物，悉萃其間；因號相國寺爲『破賊所』。余長子湓嘗爲壽春令，邑有淮南王安廟，春秋朝廷祀之。邑人思劉仁瞻之功德，欲立廟不可得也，遂共爲劉令公像於淮南廟中；歲時享焉。傳舍有人爲詩曰：『淮南據險逆西京，仁瞻輸忠保一城；今日鄉人聯合祭，未應同食便同情。』——宋王得臣麈史——

舊制三班奉職，月俸錢七百，驛券羊肉半斤。祥符中有人爲詩，題所在驛舍間曰：『三班俸職實堪悲，卑賤孤寒即可知！七百料錢何日富？半斤羊肉幾時肥？』朝廷聞之曰：『如此何以責廉隅？』遂增今俸。——宋沈括夢溪筆談——

嘗有一名公，初任縣尉，有舉人投書索米，戲爲一絕答之曰：『五貫九百五十俸，省錢請作足錢用；妻兒尙未厭糟糠，僮僕豈免遭饑凍，贖典贖解不曾休，吃酒吃肉何曾夢；爲報江南癡秀才，更來謁索覓甚覓。』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，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，此實養廉隅之本也。——宋沈括夢溪筆談——

有人借郎仁寶詩林廣記，楞嚴經，其家爲盜入，因犬吠廳所隔未幾。明日，仁寶訪之，其人曰：『井子之詩失去矣。』仁寶作一詩云：『西廂月黑夜沉沉，盜入君家犬吠

紛。却把詩林經卷去。始知盜賊好斯文。」

吳中老儒沈文卿，家貧，以授徒爲生。一夕，寒不成寐，忽見穿窬至其家，覓物無所得，文卿從容呼之曰：『穿窬君子，虛勞下顧，聊以小詩奉贈。』口占云：『風寒月黑夜迢迢，辜負勞心走一遭，架上古詩三四束，也堪將去教兒曹。』穿窬含笑而去。

嘉靖中，平湖農人陸大，朴野勤儉，忽有捕盜兵數人，擁入其家，稱賊攀指，拷掠追索，陸不勝苦，罄所有與之，猶不足，則賣田房爲贖，遂告於監司行縣追問。陸素口訥，不能質對。謀於業主趙漸齋，趙贈以詩云：『自昔只聞人捕虎，於今駕虎且傷人，何時得向龔黃說，除盜先除捕盜兵。』若因其被害而慰解之者，且戒之曰，慎勿洩。候質對時有不如意，即出此，陸如其言，遂得直。捕盜兵追贓發戍矣。——祐山雜說——

唐李涉贈盜詩曰：『相逢不用相迴避，世上於今半是君。』可謂婉切。劉伯溫咏梁山泊分贓臺詩云：『突兀高臺累土成，人言暴客此分贏，飲泉清節今寥落，何但梁山獨擅名？』元末貪吏，亦唐末之比乎？漢書云：『吏皆虎而冠。』史記云：『此皆刼盜而操戈矛者也。』二詩之意皆祖此。宋末有俗詩云：『衆人做官又做賊，鄭廣做賊又做官』

不。』又解賊一詩云：『解賊一鑼三捧鼓，接官三鼓一聲鑼，鑼鼓聽來無二樣，官人與賊不差多。』近日雲南洱海接官廳與打劫轡相近。有達官命童子作對曰：『接官廳上接官。』一童生應曰：『打劫轡中打劫。』尤可笑也。——識小錄——

張明善永仙子譏時詞云：『鋪唇苦眼早三公；裸袖揎拳享萬鍾；胡言亂語成時用，大綱來，總是哄。說英雄，誰是英雄，五眼鷄，岐山鳴鳳，兩頭蛇，南陽臥龍，三腳貓，渭水飛熊。』

彭齊，吉州人，才辯滑稽，無與爲對。未第時，嘗謁南豐宰，而宰不喜士；平居未嘗展禮。一夕虎入津廨，啞所蓄羊，棄殘而去。宰即以會客，彭亦預，翌日彭獻詩謝之曰：『昨夜黃斑入縣來，分明踪跡印蒼苔，幾多道德驅難去，些子猪羊引便來；令尹聲聲言有過，錄公口口道無災；思量也解開東閣，留取頭蹄設秀才。』南方謂押司錄事爲錄公。覽者無不絕倒。……——宋吳處厚青箱雜記——

弘治初，錢塘安溪山多虎患，縣令獵人捕之，一日而獲三虎，令獻於鎮，鎮守以美言獎之，以爲善政所致，而令實貪墨。時俞鳴玉（瑤）善謔，作詩嘲之曰：『虎告相公聽